

永不老去的老照片

□马亚伟

朋友发给我一段视频,内容是用AI让老照片里的人动起来。AI先是让褪色的老照片恢复色彩,然后让照片里的人变成立体的,最后照片里的人会微笑、会动,还会做各种表情。

不知道为什么,我对AI有种抵抗心理,觉得它做出来的东西就像经过“大型美容手术”的女人一样,没有自然之态。我总是想,何必呢?老就老,丑就丑,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,尊重世界的本来面貌不好吗?

虽然科技发展如此迅猛,我仍愿意回到慢时代,捧着一本老照片翻看往昔,回味曾经的故事。去年冬天,我把母亲接到城里来住。有空的时候,她便会对我说:

“去把相册拿出来,咱们俩翻翻看呗!”母亲说这话的时候,脸上的表情是愉悦的,还稍稍有一点羞涩,仿佛要开启一段秘密往事,她愿意跟我分享当年的幸福和美好。我心里也有点小激动,陪母亲一起打捞记忆,多么温情;我借此重温自己的成长历程,心头亦有千般滋味。

午后的阳光把客厅照得明晃晃的,弥漫着暖暖的气息。我和母亲并排坐在窗前的沙发上,我翻着老相册,她凑过来看。母亲的老花镜滑到了鼻尖,不时扶扶眼镜,专注于那些褪色的老照片。我把相册往母亲那边移一移,她边看边说:“这张照片是咱家刚盖上新房子那年照的,那时你上五年级,老二上

一年级,老三才两岁。那时照相机还是稀罕物,很多人见都没见过。咱用的照相机,是你三叔从城里带回来的……”这张照片是在你考上初中那年拍的,看你笑得多开心。那年你考上重点初中了,一家人都为你高兴……”母亲说话的语气慢悠悠的,总让我有一种幻觉,好像身边播放着一首背景音乐:“悠悠岁月,欲说当年好困惑,亦真亦幻难取舍……”我沉浸在那样美好的氛围中,心中是满满的温柔。我对母亲说:“妈,那时候你真年轻啊,我爸也那么年轻。”母亲微笑着说:“现在老喽,看老成啥样了!”我们母女俩在时光的河里逆流而上,温习了一遍记忆。

老照片虽然有了岁月的痕迹,但因为它的真实,能够准确地帮我们还原曾经的记忆。未曾被AI加工的老照片,保留着

往事的温度,保留着记忆的色彩。我能从某张照片背景里的一棵老槐树,回想起所有槐花飘香的岁月;母亲能够从西墙根的简易厨房,回想起烟火生活的点点滴滴……老照片让往事纤毫毕现,让记忆清晰如昨。老照片无法动起来,它定格的是某个瞬间。正因为如此,它提供给我们更多的留白,用来填充五味杂陈的岁月感怀。看这些老照片的时候,我的心中涌动着对家人的爱意,对岁月的深情。

老照片有了岁月的痕迹,但它永远不会老去。不论岁月如何变迁,老照片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,带给我们永恒怀想。

老照片·新叙事

春秋易秩,岁月轮回。泛黄的相纸里藏着未说尽的故事,当指尖拂过影像的褶皱,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欢笑、泪光与温度,正随着时代的脉搏重新起伏,和着记忆的节拍,开启新的诉说。

时光里的父爱

□郝兴燕

清晨整理旧书箱时,一本泛黄的《三国演义》从箱底滑落,书页间夹着一张老照片,父亲站在自行车旁,后座上的我正咧着嘴笑着。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“1993年5月12日”,那笔迹轻得像是怕惊动了时光。我的拇指轻轻摩挲着父亲年轻的脸庞,忽然听见窗外传来清脆的车铃声,楼下有个穿蓝布衫的男人,正载着背书包的小女孩驶过梧桐树荫。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,在他们身上洒下跳动的光斑,恍如昨日重现。

父亲那辆永久牌自行车,后座垫着母亲用碎布拼成的坐垫。每个雨天,他都会在车前支起一柄黑色雨伞,用细铁丝固定在车把上。我躲在这移动的“屋檐”下,数着伞面上跳跃的雨珠,闻着父亲后背传来的淡淡烟草味。有次暴雨,伞骨被风吹折,他立即脱下工装外套把我裹住,自己却淋得透湿。那天晚上他发着高烧,却仍坚持用沙哑的嗓音给我讲“草船借箭”的故事。如今那把锈迹斑斑的伞钩还挂在老屋门后,像一枚岁月的书签。

父亲的手掌宽厚粗糙,指甲缝里总嵌着洗不净的机油。他是厂里的钳工,工具箱里整齐排列着锉刀、卡尺,每件工具都被磨得发亮。我特别喜欢看他修理物件的样子:眉头微蹙,嘴唇轻抿,连呼吸都变得轻缓。十二岁那年,我偷拿他的钢锯做航模,不慎锯伤了虎口。父亲连夜骑车去城东买破伤风疫苗,回来时晨光已经爬上窗棂。后来,那架残缺的航模被他悄悄修好,摆在工具箱最上层,机翼上用红漆写着我的名字。

高考那年,父亲开始学着炖汤。他总把冬瓜排骨汤装在保温桶里,骑车送到学校。有次我嫌汤太淡,他局促地在围裙上擦着手说:“盐放少了怕你上火。”后来我在他床头发现一本《营养食谱》,密密麻麻地记着“考生宜忌”,扉页上还有我每次模拟考的成绩。收到录取通知书时,他盯着看了许久,突然转身去阳台抽烟。我隔着纱门看见他肩膀在微微颤抖,烟灰缸里积了五六个烟头,每一个都只抽到一半。

大学报到那天,父亲执意要扛着行李送我去宿舍。六层楼梯,他中途歇了三次,却不让我搭手。临走时,他塞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,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百块钱和一张纸条:“买点水果分给室友。”后来母亲在电话里说,父亲回家后对着我的空床铺发了半天呆,半夜起来给我书桌上的绿萝浇水。那年寒假,我发现他藏在我行李箱夹层里的五包家乡麻糖,已经快要过期。

婚礼前夕,父亲突然翻出尘封多年的木工工具,每天下班后就钻进储物间,刨花飞舞中渐渐成形的竟是个婴儿床。我笑说:“现在买儿童家具多方便。”他头也不抬地回应:“商场卖的哪有榫卯结实。”做最后打磨时,他手上的老茧被木刺扎出了血,却坚持要在床底刻上孙辈的名字。席席上,他穿着不合身的西装,把我的手交给新郎时,我分明感觉到他掌心在出汗。那温度和我小时候发高烧时,他敷在我额头上的手掌一模一样。

去年冬天,我在父亲衣柜深处发现一个铁皮盒。里面整齐地收着我小学的满分试卷、运动会号码布,甚至还有换牙期掉落的乳牙。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纸,上面是他用铅笔临摹我的童年涂鸦:歪歪扭扭的阳光下,三个火柴人手拉着手。纸角已经磨损,显然被摩挲过无数次。此刻窗外飘起今冬第一场雪,我恍惚看见年轻时的父亲正推着自行车从雪中走来,后座上一个空荡荡的碎花坐垫,落满了温柔的雪花。

昨夜梦见父亲站在老式自行车的踏板上,像少年般飞快地蹬着车轮。后座上的我不断变小,最后竟成了襁褓中的婴儿。醒来时枕畔已湿,手机屏幕亮着母亲刚发的消息:“你爸今早又去修那辆旧自行车了。”我忽然明白,所谓父爱,不过是时光长河里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细节——是雨天倾斜的伞面,是深夜修好的玩具,是保温桶里总淡一分的汤,是三十年后仍在等待载你的那辆老自行车。



时光有形

□晓奕

上周,我回到了乡下老宅,在那里,我生平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触摸到了时光的痕迹。

小时候,我们家住在村东头的一间瓦房里。房子不大,却满是温馨。母亲对拍照情有独钟,可早些年家里没有相机,于是每个月,她都会带我去一趟照相馆。她每次都会满心欢喜地把洗出来的照片放进镜框里。我清楚地记得,镜框里的第一张照片,是她和父亲的结婚照。照片里,母亲年轻美丽,父亲英俊帅气,两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眼中满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。

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,每到春天,会

飘下一些棉絮。邻居们很是烦恼,他们总希望母亲把树除掉。可母亲却不知用了什么办法,一次次耐心地与邻居们沟通,最终成功说服了大家,让老槐树留了下来。从那以后,我和小伙伴们便整天在老槐树的树荫下玩耍。春天,我们在树下仰望满树的新绿,追逐着飘落的绒毛;夏天,繁茂的枝叶为我们遮挡烈日,我们在树下跳皮筋,捉迷藏;秋天,树叶纷纷飘落,我们把它们堆起来烤红薯;冬天,我们在树下堆雪人、打雪仗。

如今,当我再次回到老宅,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致。门上的铁锁早已布满斑斑

锈迹,曾经它崭新发亮,每次将钥匙插入锁孔,“咔嚓”一声轻响,就好像打开了一扇通往幸福的大门,迎接我的是屋内温暖的灯光和家人的欢声笑语。可现在,那干涩的锁芯转动时发出的“嘎吱”声,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无情。

镜框里的老照片,如今已泛黄,恰似岁月打翻了琥珀色的颜料,缓缓晕染在照片上。每一处泛黄的地方,都是岁月留下的独特印记。母亲和父亲年轻时的模样在照片中逐渐模糊,但他们脸上的幸福笑容却依旧清晰,看着这些照片,那些曾经的美好时光仿佛又在眼前浮现。

院子里的老槐树,如今树干已长得十分粗壮,需两人合抱。它的树皮粗糙不堪,沟壑纵横,像岁月镌刻的地图。繁茂的树冠如同一把巨大的绿伞,枝叶层层叠叠,阳光只能透过缝隙洒下细碎光影。曾经,我还能轻松地爬上它的枝头,如今却只能站在树下,仰望着他那茂密的树冠,回忆着童年的欢乐时光。

时光并非无形,一切皆有迹可循。比如,老锁上斑驳的锈迹,照片中泛黄的边角,老槐树粗糙树皮上的皱纹。它们常会隐匿在生活的某个角落里,但只要我们去发现,就一定找寻得到。

毕业照里“五人组”

□汪志

一位小学同学在微信群里“晒”了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,仔细看,发现那是小学班主任和我们四个班干部的毕业照。我先是一惊,继而盯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脸孔,隔着空气和尘埃,静静地触摸着,一种莫名的情愫在涌动,埋藏在心底的那些回忆猛地涌了出来……

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。上小学那会儿,毕业季是冬天,小学为五年制。记得拍毕业照那天,全班大合影拍完后,班主任周老师把我们四个班干部叫到一起,说我们几个人平时对她的工作给予了很大帮助,想单独拍一张合影。想不到,一转眼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了。

周老师是从大城市来的女知青。我上四年级时,校长领来一位年轻漂亮的老师,告诉我们,有一位老师要调走,这位周老师来当我们的班主任,负责语文和英

语。就这样,周老师与我们相处了两年。小学毕业后,我到县城的中学读书,初三那年,听说周老师已经回省城一家工厂工作。后来,我考上省城一所大学,特意去工厂看望周老师,可惜她一年前就随丈夫去外省工作了。大学毕业,我到西北地区工作,就再也没过周老师。

这毕业照里,四个学生当时分别担任班长、学习委员、文体委员和卫生委员。

学习委员王兰个子瘦小,长得漂亮,人缘很好。那时,学习委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收发作业本。每次收作业本时,学习不好的同学拼命把本子塞到最下面。王兰却公事公办,一律按前后顺序码放。那个年代时兴考中专,是农村孩子跳出农门的主要捷径。王兰后来考上省城的财贸学校,毕业后分到县里的人行工作,从基层一步步干起,前几年在市级人行的副职领

导岗位上退休,算是人生赢家。

文体委员叫计小霞,学习很上进,歌也唱得好,为人活泼开朗。初中三年,她竟鬼使神差地恋上了一名曾教过我们的年轻老师。估计受此影响,她高中和中专都没考上,但真的嫁给了那位老师。有一年回老家,儿时一位同学请我吃饭,遇到了文体委员和这位老师,说起当年往事,感慨万千。她现在早已是两个孙子的奶奶了。

说起班长,他还是我的远方表侄呢!尽管我比他还小一岁。记忆中,班长外号叫“大头”,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喊“起立”“坐下”,并协助老师管理班级。他初中毕业后就跟父母外出做生意了。那个年代经商的人不多,“大头”家先富起来了,起初是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,后来开起了“大奔”。“大头”致富后不忘乡邻,自掏腰

包帮村里修建了水泥路。十多年前,“大头”被村民推选为村委会主任。由于年龄到限,他退休了,在城里的儿子家经常和一些老人下棋。

剩下的卫生委员就是我了。儿时的乡村小学课桌大都是泥土块垒的,虽然也有水泥台面,但时间一长,水泥面就是泥土合了,而且地面也是土的。一打扫卫生,灰尘满天飞。我高中复读一年后才考上大学,毕业后从南方跑到了西北,在一家央企工作了30多年,一直是个“兵头将尾”。去年退休后,经常码字投稿,自娱自乐。

人生如梦,一晃40多年过去了,我们已是“夕阳红”。而当年毕业照里的“五人组”,是我们人生影集里最精彩的一张。似水流年,多少岁月都梦一般飞远了,只留下流年碎影,像水草一样在时光深处摇曳……